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二十二回 徐鳴皋刀斬七怪 狄洪道路遇妖人

卻說眾人聽了那中年婦人的話，有些警惕。那穿銀紅半臂女子道：「昨夜我得一不祥之夢，夢見我們皆在一處，忽然天上降下一個金甲神來，把我等七人一個個縛了，我便驚醒。想來定非吉兆。」眾人紛紛議論。鳴皋聽得明明白白，暗道：「這些皆非人類，定是妖魔精怪。畜著總要害人，不如待我把來除了。況且聽這什麼智真長老偈語，分明說著今天，十月十日夜間亥子之交，正應著我徐姓的身上。諒來天意叫我剪除妖孽。」轉定念頭，將刀扯在手中，將腳在樹上一踮，身子便望樓中直竄過去。手起一刀，先把這叫他袁師殺了，卻是一只玉面的猿猴。眾人驚得呆了。又一刀，把元色襖女子分為兩段。這著銀紅半臂的飛也似的跳將出去，鳴皋躍將起來，一刀揮去，斫下一條臂膊。其餘眾人分頭四竄。鳴皋搶步上前，將黃衣大漢脅下刺了一刀。遂追到樓下。那個中年華服婦人正要鑽進洞去，鳴皋隨後已到，夾背一刀。他吼了一聲，逃了進去。鳴皋回轉身來，追這墨褐色袍子的黑臉，見他向山坡上沒命的奔逃，鳴皋風卷也似的追來。前面恰遇一條山澗，那黑臉被鳴皋追得昏了，一個失足跌入澗中，腦漿迸出。鳴皋想道：「好似走了一個。」尋了一回不見，只得由他罷了。遂一手提刀，慢吞吞回轉真人閣內。路過仙人洞口，只見那穿灰布短襖的矮胖子，恰正在那邊跑來，走入仙人洞去。鳴皋一個騰步，扑的跳將過去，此人已進內。鳴皋一個雀地龍之勢，趁手一刀刺去，卻正中臀孔，大叫一聲，向裏直竄進去。鳴皋想道：凡事大數已定，再難挽回；他已經漏網，怎的仍舊難逃？遂跳上樓中。一枝梅道：「賢弟何處去來！」鳴皋遂把方纔的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到得天明，眾弟兄大家曉得，便一齊來到華陽洞前看時，樓上殺死一猿一狐，又一枝野雞翅膊。那狐狸毛色純黑，那猴子卻是個通臂玉面猿猴，皆身首異處。洞旁一只野雞，約有十四五斤，斫去了一翅，死在山坡之上。走到那邊洞內看時，卻是一只巨狼，跌得頭骨粉碎而死。李武取了五六個火把到來，眾弟兄一同走入仙人洞內。走不半裏，只見一只野豬死在旁邊，屁股裏中了一刀。一路過去，那地上的鮮血斑斑點點。到裏邊，一虎一豹枕藉而斃，身上皆著了刀傷。再走進去，折向右首前面，卻不通了。轉過來，卻從毒蛇洞而出。原來二洞中間通的。楊小舫道：「山精野獸，得成人形，皆是修煉多年，取精不少。把來煮食了，定有補益。」眾弟兄皆道有理。季芳聽得十分高興，他同李武二人動手，將來一個個開剝了，燒的燒，醃的醃。煮熟了時，其味甚佳。眾弟兄足足吃了半月，果然覺得精神加倍。徐慶道：「狄洪道去了五十多天，諒來回歸日近。我們何不回到鎮江去等待？」鳴皋道：「三哥之言有理。」過了數日，眾英雄回轉鎮江，仍到張善仁店內。豈知到了十一月將盡，只不見洪道回來。

原來狄洪道同了王能，自從那一日動身，一路過了安徽，來到河南汝州魯山縣地界。

路過一處村莊，一帶都是楓林。天色已晚，就在村中一家人家宿了。到得黃昏已後，只聽得遠遠的有哀苦之聲，順著風，隱隱的若有若無，覺得慘切淒涼。便問王能道：「賢契可聽得麼？」王能道：「師父，我卻聽不出來。」洪道靜心細聽，越聽越清，卻又紛紛不一，若有數人號痛之聲。暗道：「奇了。」遂悄悄的走至庭中，只見月明皎潔，萬籟無聲。側著耳朵聽時，這聲從東南而來。心中想道：「這方是我來的所在。日間經過二十餘裏，並無村市，只有二三里外一所大宅，有百來間房子，好似鄉村富戶的光景。」

我怪他獨自一家，並無鄰舍，怎的怕盜賊。這聲音莫非此中來的？」越想越疑惑起來，這也是天數注定，惡貫滿盈，故而鬼使神差，被狄洪道聽得，動起疑來。回到裏頭，帶了一把尺二長的匕首，插在腰間，把豹皮囊掛了，跳出牆來。一路依著聲音，連竄帶縱，來到這所大宅後邊，果然聲音從此中而出。

他便躍上瓦房，跟著聲音尋去。只見裏邊有四五間矮屋，那聲音在矮屋之中。便在屋上，俯耳細聽，這淒慘之聲，令人不欲聽聞。周圍一看，卻無下路，遂走向前邊，有一只旱船模樣，門前有個小小庭心，便跳將下去。在窗內張時，裏頭卻有燈火，並無一人。輕輕推窗進去，左首有扇腰門，半開半掩。挨身出去，卻是條備弄。走到裏邊不多路，便是矮屋。就在門縫張看，只見一並連五間房子，點著一盞燈兒，半明半滅，覺得陰風慘慘，腥氣難聞。兩旁都是柱子，系著二十來個四體不全之人，在那裏呼痛號楚。

洪道定睛細看，只見這些人，有的少了一臂，有的缺了半腿，有的剝去兩目，有的割去陽物，也有女子陰門上去了一片的，也有孩童沒有了天靈蓋，死在旁邊的，也有腰間剝去一塊，在那裏掙命的，個個血污狼藉，腥穢難聞。暗道：「這個什麼意思？既把他們傷殘五體，何不索性殺了，免得受這苦楚？為何弄得他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卻是何故？」暗想：「待我回去，打聽明白，再作計較。」遂由原路上了瓦房，出得圍牆，一路回轉家中睡了。

等到來日天明，大家起身，梳洗已畢，用過早飯，便問居停主人道：「此去東南二三里路，有一所大宅，卻是何等人家？」那居停主人姓蘇名定方，是個走江湖的出身，做那買賣藥的，所以走關東、闖關西，見多識廣，真是個老江湖。如今年紀大了，同那兒子媳婦務農度日。當時聽得狄洪道問及這大宅子何等人家，便道：「客官，你是遠方過路之人，不妨對你說了。這家人家，是此間楓林村一帶第一個富戶。此人叫做皇甫良，是個大江湖。名為‘皮行’，實是‘妖帳’，所以積下了巨萬家私，算得魯山的首富。」洪道道：「老先生，怎地叫做皮行，什麼叫做妖帳？小可倒要請教。」蘇定方笑道：「客官乃好人家子弟，不常出外，所以不曉得江湖上的勾當。凡在江湖做買賣的，總稱八個字，叫做巾、皮、驢、瓜、風、火、時、妖。」洪道道：「這八個字怎樣解法？」蘇定方道：「那巾、皮、驢、瓜，是四樣行當，都是當官當樣，不犯法、不犯禁的。這風、火、時、妖也是四樣行當，卻只都是犯法違條。若穿破了時，軍也充得，頭也殺得。」

他們是著了紅衣裳過日子的。」

洪道道：「這八樣行當，卻是什麼生意？」蘇定方道：「那巾行，便是相面測字、起課算命，一切動筆墨的生意，所以算第一行。那皮行，就是走方郎中、賣膏藥的、祝由科、辰州符，及一切賣藥醫病的，是第二行。那驢行，就是出戲法、頑把戲、弄缸鬚、走繩索，一切吞刀吐火，是第三行。那瓜行，卻是賣拳頭、打對子、耍槍弄棍、跑馬賣解的，就是第四行了。這四行所以不犯禁的。若是打悶棍、背娘舅、剪徑、響馬、一切水旱強盜，叫做‘風帳’。還有一等：身上十分體面，暗裏一黨四五個人，各自住開，專門設計，只用唬詐二字強取人的錢財，叫你自願把銀子送他，還要兀多萬謝，見他怕懼。說他強盜，卻是沒刀的；說他拐騙，卻是自願送他的。此等人叫做‘火帳’。」

至于剪縲、小賊、拐子、騙子，都叫‘時帳’。那著末一行，就是鐵算盤、迷魂藥、紙頭人、樟柳神、夫陽法、看香頭，一切驅使鬼神，妖言惑眾的，都叫做‘妖帳’。他的罪名，重則斬絞，輕的軍流，皆王法所禁。這等人形蹤詭秘，鬼域行為。這些行當，出門人也要曉得一二。」狄洪道道：「這皇甫良畢竟做的甚麼生意，卻要如此傷天害理？」不知蘇定方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